



中国当代名家小说系列

杨晓升★主编

大城小恋

繁 华 喧 嚣 中 自 有 一 番 超 凡 脱 俗 的 情 致

滕肖澜 著

她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洗衣粉的清香，一时有些转不过神来，都有些迷糊了。那一瞬，她脑子里忽地闪过一个想法——倘若当初也对杜原稍有些暗示，不晓得情况会怎样？整整七年不假辞色，保密功夫做得比安全局还要周到。现在只是短短几天工夫，便隐隐约约对一个陌生男人表露了好感——这么急转直下的，是不是叫矫枉过正呢？



YZLI0890112606

锦绣文学大奖★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★《上海文学》奖★《北京文学·中篇小说月报》奖
获得者★情感力作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大城小恋

滕肖澜 著

① 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YZLI0890112606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大城小恋 / 滕肖澜著. —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2011.12

(三昧文学馆·中国当代名家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008-5100-4

I. ①大… II. ①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57313号

大城小恋

出 版 人 李庆堂

责任编辑 李 阳 吴 迪 陆文洋

责任校对 赵贵芬

责任印制 杨向辉
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(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:100120)
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电 话 010-62350006(总编室) 010-82075934(社科文艺分社)

010-62005038(传真)

发行热线 010-62383056 62005042(传真)

读者服务 010-62389465

经 销 各地书店

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 本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15

字 数 200千字

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25.00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门联系更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滕肖澜作品

卷一 大城小恋 001

卷二 姘紫嫣红开遍 048

卷三 美丽的日子 098

卷四 你来我往 140

卷五 爱会长大 192

卷一：大城小恋

—

下班前，苏以真接到钱文慧的电话，说晚上大学同学聚会，在来福士广场的港丽餐厅。“听说杜原会携眷出席。打扮得漂亮点，把那小女人比下去，让杜原后悔——”

隔着电话，苏以真恨不得一手捂住那个大嘴巴，再三关照：

“这件事只有你一个人晓得，要是告诉别人，我是肯定肯定会生气的。”

钱文慧让她放心，“我这人最有分寸了，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心里清清楚楚。”

晚饭时，杜原果然带来了女朋友，长相甜美，娇小玲珑，说话嗲得像湖州粽子。一众男生私底下都夸杜原眼光不错。钱文慧却不以为然，说杜原是乡下人的品位，一点儿也不大气。

“现在的女人，不到一米六根本就谈不上有身材，脸一看就是化妆化出来的，老粉涂得比一块钱硬币还要厚，又不是上舞台，居然还戴假睫毛，口红艳得像要吃人，哪里比得上我们苏——”苏以真不待她说完，夹起一块虾胶鸡翅塞到她嘴里，加重语气：“多吃菜，少说话。”

钱文慧并不罢休，两杯酒下肚，居然又劝苏以真想开些，放开怀抱，“天涯何处无芳草——”弄得几个同学都问苏以真是不是失恋了。苏以真只好瞎编，说前阵子搞办公室恋情，被甩了。同学都表示愤慨，说那男人一定是近视眼，眼光绝对有问题。

钱文慧在一旁咯咯直笑，“巧得很，这男人也姓杜——”

苏以真笑咪咪地把她拉过来，在她耳边道：“再敢多说半个字，以后就不是朋友了。”

散席后，大家说去泡吧。苏以真要回家，被钱文蕙硬拉去了。喝了好几轮，每轮走几个老的，又来几个新的，手机一圈圈地打，到最后，原先的同学已所剩无几，都是同学的同学，朋友的朋友，没几个认识的。名片雪花似的散。苏以真手里抓着一把，大多是些会计事务所、银行的白领。彼此说些不着边际的话，你我好大家好。苏以真几次要走，都被钱文蕙留住。

“我是要喝到high的，你走了，谁送我回家？”

苏以真只有留下来。钱文蕙劝她打起精神，“你看，这里坐着的全都是精英、青年才俊，你伸手一捞就是一把。哪个不比杜原强？你对他们笑一笑，他们骨头就要轻三两——”

苏以真恨恨地道：“看着吧，下次我要是再把心里话告诉你，就从东方明珠跳下去。”

钱文蕙打个酒嗝，说，其实暗恋也没什么，不丢人。苏以真道，是不丢人，但也不必整天挂在嘴上。钱文蕙道，是杜原那小子没眼光，等我给你找个比他好几万倍的男人，活活气死他。

苏以真叹了口气，幽幽地说了句：“他又不晓得，怎么气得死？”

钱文蕙说她，“所以说呀，现代女性哪有你这样犯傻的。都六七年了，要是早点说出来，现在小孩都读幼儿园大班了——你就憋着吧，憋到人家结婚，还要倒贴一封红包。人财两失。”

苏以真不说话，陡地拿起旁边一瓶酒，往嘴里灌去。

这一晚过得混乱无比。苏以真记不清自己到底喝了多少酒。一杯接一杯，没停过。眼前人影晃动，有劝酒的，唱歌的，还有说黄段子的。嘈杂得一塌糊涂。后来，也不晓得过了多久，有人扶起她往外走。她眼前发黑，脚下软绵绵的，像踩在棉花上。没有一丁点力气，整个身子都靠着这人。迷糊中，听见旁边一人问：

“刘言，你一个人行不行啊？”

苏以真听了哈哈大笑，手指一下下地点着那人的鼻子，“流言，怎么叫这个名字——”话没说完，便被这人架着往外走。到了外面，风一吹，苏以真“啊”的一声，张口便吐个稀里哗啦。这人“哎哟”一声，“怎么说吐就吐——”手依然是牢牢地扶住她。一会儿，又给她披上外套。轻轻把她垂到面前的刘海往后捋去。

“好了好了，吐出来就好了——”一双手在苏以真背上拍了拍。隔着衣服，还能感到几分暖意。苏以真没来由的一阵心酸，眼泪不觉便流了出来。“难受是吧，一会儿就好了——”他哄小孩的口气。苏以真想说“谢谢”，嘴巴张了半天，却一个字也发不出来。这人叫了辆出租车，问她：

“你家住哪儿？”

苏以真比画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把地址说清了。司机回头关照那人：

“哎，别让她吐，我刚换的车垫。”

苏以真倚着车窗。人感觉好些了。脑子也清醒了些。她朝那人看去——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男人，留着李小龙似的头发，圆脸，两颊有好多青春痘。很深的双眼皮。

“谢谢啊——”苏以真大着舌头，“呃，我朋友呢？就那个穿花裙子的女人。”

“醉得比你还厉害呢——放心，有人送她回去。”

“谁啊？可不可靠的？”她问。

年轻男人笑笑，“不错啊，喝醉了还这么忧国忧民——放心，绝对可靠，比我还可靠。”

苏以真“嗯”了一声，想这人挺有意思。一会儿到了家，男人扶她下车，问，“一个人上楼没问题吧？”她使劲点头。男人又跑到门卫那儿打招呼：

“这女的喝醉了，麻烦关照一下——这个，我不方便上去。谢谢啊。”

苏以真摇摇晃晃地走上台阶，朝他挥手，“走吧，再见。”

回到家，倒头便睡。睡得昏天黑地。次日早上醒来，瞥见身上的外套，一愣，

忘记还给人家了。平生第一次喝醉酒，还当着陌生人的面，实在是狼狈。苏以真回忆了半天，隐约记得那人叫“流言”，好像在会计事务所里工作。把包里乱七八糟的名片翻了个遍，都没找到这人。只得给钱文慧打电话。钱文慧也说不认识。“我帮你问问，肯定有人知道。”

干洗好的外套挂在衣架上。苏以真懊悔得要命。人家还是个小阿弟呢。真是有些不成体统了。又觉得自己傻到了极点。那晚杜原早就走了，根本看不见她一反常态的疯样。就算见了，也不会有一丁点的怜惜。她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。钱文慧说得没错。从大二起到现在，整整七年，两千多个日夜，她把那三个字藏在舌头底下，小心翼翼地，加了盖、上了锁。好东西放久了会变成垃圾，好话也是如此，过了保鲜期，就烂在嘴里了。说出来就是一团浊气，夹杂着陈年的腐味。只好没头没脑地咽下去，烂在肚子里。难受是难受，但好在别人并不知情，总算是少了些难堪。

公司附近新开了家川菜馆。同事们说要尝鲜，午饭便订了这家的工作套餐。苏以真不吃辣，照例是去马路对面的日本料理。秋刀鱼、茶碗蒸、味噌汤。味道谈不上十分好，但原料新鲜，服务也不错。吃完慢慢踱到公司，电梯来了，她走进去，正要关门，忽的一只手从外面扶住了电梯门。随即一个男人挤了进来。

“不好意思哦——”

苏以真转过身，对着镜子整理头发。见那人戴顶棒球帽，手里拎着几个饭盒，衣服背后印着“××川菜馆”，牛仔裤洗得发白，都破出洞了。电梯快到的时候，这人一回头，忽的瞥见镜子里的苏以真。两人目光相对，都是一怔。

李小龙似的发型，满脸青春痘。这人赫然便是那晚的年轻男人。

苏以真惊讶极了，“咦，你怎么——”总算是反应快，生生地把后面半截话缩了回去。这副模样，自然是来送外卖。衣服上都印着LOGO呢。他不可能在会计事务所上班。那天晚上是胡诌。怪不得找不到他的名片。苏以真没有让错愕在脸上停留太久，很快露出微笑，“你好呀，真巧。”

男人也说了声“你好”，换个手拿饭盒。有些尴尬。

“你的外套还在我那儿呢。总算找到你了——你在这家饭馆上班对不对？明天我把衣服拿过来给你。”苏以真客气地向他道谢，“那天晚上真是麻烦你了，很不好意思的。”

电梯门打开，两人一前一后地走进办公室。男人放下饭盒，收了钱，临走时朝苏以真瞥了一眼。苏以真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埋着头，很认真地看报纸。小小年纪就不学好，泡吧也就算了，还豁胖充大。苏以真挺看不惯他。等他走出去，又想，人家到底帮过自己，豁胖不豁胖，是人家的自由。便有些后悔，该表现得热情些才是。失礼了。见一帮同事在一旁吃得津津有味，直说这家店味道不错，又实惠，明天还订他家的。苏以真一想也好，明天又能见到他，也省得亲自把外套送过去了。

年轻男人叫刘言。是川菜馆的小工，青浦人。连着几天，办公室都订川菜馆的午餐。大家很快便与他混熟了，开口闭口“小阿弟”，还撺掇他去问老板要打折卡。他真的要来了一张，堂吃八折，外卖打九折，说一次性满两百元也可以打八折。大家算来算去，两百元实在是凑不满，便建议苏以真也订他家的，多一个人就差不多了。苏以真不肯，说吃辣过敏。

刘言一旁听了，忽道：“我们家的川菜保证不过敏。”

苏以真好笑：“你怎么晓得？要是过敏了，怎么办？”

“要是过敏了，”他道，“这顿饭我来埋单——不光你那份，大家的都我来埋单。”

大家跟着起哄，说小阿弟为了拉生意，豁出去了。老板请了这样的伙计真是有福气。又说苏以真再不吃就不够朋友了。刘言一本正经地朝苏以真看，很有信心的模样。苏以真想这人真是多管闲事，吃不吃辣与他什么相干了。转念又想，若不是多管闲事，那晚也不会送她回家，素昧平生叨扰人家，说到底还是个热心人。心一软，“好吧好吧，吃就吃。”

第二天午餐送来。水煮鱼、铁板牛肉、手撕包菜、酸辣汤。刘言单独替苏以真包了一份，菜和汤分开，配了湿纸巾和水果，很干净的样子。“做你生意不容易，给你搞点特殊化。”刘言说这话时，并不看她，而是朝着旁边，漫不经心似的。苏以真“嘿”的一声，心里竟不自禁地暖了暖。

水煮鱼红艳艳的，色泽很好。她夹了块放进嘴里，顿时便朝刘言看去。刘言问，好吃吧？她不答，又夹了块牛肉。吃一口，朝他看一眼。刘言说，专心些，才品得出味道。

大家问她感觉如何。她道，谁晓得呢，就算过敏也不会这么快。快下班时，收到一条短信：“没过敏吧？刘言。”她奇怪他怎么会晓得自己的手机号码。再一想，那晚应该给过他名片。想不理睬，又觉得不好，隔了半晌，回了条：

“忘记告诉你了，我吃番茄酱也会过敏。”

第二天，刘言送午餐过来时，依然给她单独装一份。

趁别人不注意，她问他，为什么要拿番茄酱冒充辣油，“不怕我说出来吗？”刘言说不会。“你一看就不是那种咋咋呼呼的女人——再说了，与其吃那种小日本的淡不拉叽的东西，还不如吃我们的。生鱼片哪有水煮鱼好吃啊。你实惠了，我们也实惠。这叫两全其美。”

他说川菜馆是他一个远亲开的，请了个正宗的川菜师傅，几十年的老手艺，比“俏江南”、“川国演义”还要好。他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，索性不读了，在外面打零工。洗过碗、搬过砖、发过传单，还给死人化过妆。“不是人人都能穿西装戴领带在办公室吹冷气，我没那个命，拿家里的钱去读个夜大什么的，没意思，还不如早点出来干活。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。”他说话时，语气透着些许不羁。说完还吹了记口哨。

苏以真朝他看。心想这人年纪轻轻，想法倒挺成熟。

“你几岁，”她逗他，“是九零后吧？”

“比九零后大三岁,跟你一样,都是八零后。”他道。

苏以真“嘿”的一声,瞥见他脸上密密麻麻的青春痘,想,小朋友一个,还吃大姐豆腐。“八零后也分好几代呢。你穿开裆裤的时候,姐姐我已经在学校里当升旗手了。”

“在我们学校,都是读书最差的学生当升旗手。”他故意气她。

她“哧”的一声,问他:“那晚为什么说谎——明明在川菜馆上班,干吗说在会计事务所?”

他道,“不是我说谎,是一个朋友替我吹的牛,说反正是来凑数的,将来也不会见面,就算吹自己是副市长也没关系。谁认识谁啊。”

苏以真又问:“那干吗送我回家?谁认识谁啊。”

“你以为我想啊——谁让你坐得离我最近?旁边几个男的都醉得不成样子了,我要是不送你,你肯定在酒吧待上一通宵,上海治安又没那么好——总之是看不下去,心想就做一次好人吧,好心有好报。”

苏以真笑笑。“这话对,否则我也不会订你家的午饭——我没骗你,我是真的不能吃辣,以前有一次跟同学去吃香辣蟹,结果大腿肿得跟猪腿似的,在医院吊了一夜盐水。”

“啊?”他很惊讶。

“所以啊——我是冒着生命危险,订你家的川菜。”苏以真笑。

后来,苏以真每次想起这层,便觉得诧异——又何必理会他呢,照旧吃自己的日本料理不是挺好?清爽又健康。没来由地给他一激,竟真的订起了川菜——虽说是番茄酱版的川菜,但总归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多了人家的工夫,也添了自己的麻烦。搞得每次吃饭都跟做贼似的,生怕被同事察觉,远看是没啥,走近了一眼便能看出端倪,明明红得吓人,却是一股甜香,辣椒子也没半颗。再说又是单独包装。有多嘴的同事已经嘀咕了,“怎么天天开小灶——”

她把这层顾虑跟他一说,他脑筋转得倒快,送餐的时候,给她一小包辣油打

开放在旁边，“这样别人就闻不出来了——”她不便说，其实不光是这个，总觉得哪里不妥。有些那个了。讲不清。她好奇他是怎么把番茄酱放进菜里的，又不是掌勺的师傅，怎么做的手脚。味道倒也不难吃。川菜做成淮扬菜，是另一种风格。应该费了不少心思。再说了，他不嫌麻烦么，赚的钱又不是他的。

苏以真想，还是吃回日本料理算了。可一来同事那边不好交代，二来总觉得欠了刘言的情，那天晚上送她回家是一桩，天天往菜里加番茄酱又是一桩。苏以真觉得自己做事拖泥带水已经到了了一种境界了。七年都不敢对杜原表白，现在连订个工作午餐也是牵丝绊藤。

星期五那天，换了个女孩送外卖。女孩说刘言家里有事，请了假。没有小灶，苏以真头一次吃起了大锅饭。同事们开她玩笑——小阿弟一请假，大阿姐待遇就直线下降了。苏以真被正版水煮鱼辣得舌头发麻，索性也不辩解，笑咪咪地由大家说去。一副身正不怕影子斜的态势。

下午接到刘言的电话，第一句话便是“没过敏吧？”

苏以真吓他：“脸上都起红疹了。”

“啊？！”他紧张起来，“要不要紧——真是对不起，我今天有点事，忘记关照他们了——你怎么还在上班啊，快去医院看看，免得又要吊盐水——”

“请病假要扣工资的，”她道，“我这月公休全用掉了。”

“那也要去医院啊，你这个人真是——中午吃份日本料理就要花掉六七十块钱的人，还计较这些小钞票，你是不是脑子不好使啊，”他居然骂起她来，“快去请假，就算不去医院，回家睡一觉也好啊。黄梅天，正常人也觉得皮肤发痒呢，更何况你这种容易过敏的——”

苏以真挂掉电话，便有些后悔。好端端的去招惹人家。听他的语气，应该是真的急了。拿过手机，在屏幕上打道：“我挺好的，跟你开玩笑呢”，想想不妥，又删了。心里觉得挺不好意思，一把年纪了还寻小弟弟开心。

一会儿，收到刘言的短信：去医院了吗？她回道：去了，在排队。

下班出来，远远的瞥见刘言站在门口，双手抱胸，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。苏以真吃了一惊，脸都有些红了。几个同事走过，跟他打招呼。她便也没事人似的，上前道了声“你好”，转身便走。他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。到了路口，她停下来，回头朝他笑。

“不好意思哦。”她觉得自己像个做错事的小孩。

“红疹消得蛮快嘛。”他走到她面前，“一点印子也不留。”

“开个玩笑，别生气。”她道。

“有啥好气的，”他“嘿”的一声，把手插进裤袋，耸着肩膀对她笑，“我良心没那么坏——我宁可被你骗，也不希望你真的皮肤过敏。”

苏以真听了，忍不住朝他看去。见他也在看她，忙把目光移开。那一瞬，心头好像被什么轻轻拨了一下。都听到“吧嗒”一声了。忙不迭地转过身，继续往前走。

他跟上两步，走在她前面。两人一前一后地走着。他一米七出头，而她是一米六九，穿上高跟鞋还比他高了半个头。好在他肩膀宽，走路胸挺得很直，看着还不算太矮。况且她也并非那种高高瘦瘦的竹竿身材，所以落差并不十分大。苏以真想，要命，居然研究起这些来了。

她对他说，还是不习惯川菜，“也省得天天麻烦你了。我照旧吃我的日本料理。”

他“噢”了一声，“麻烦倒也没什么麻烦——随便你。”

他告诉她，他在向那个川菜师傅学手艺，“师傅夸我手上挺有感觉，让我跟着学，慢慢来——昨天师傅让我试做了一道铁板牛蛙。看他的脸色，应该还过得去。”

他瞟她一眼，道：“可惜你不喜欢吃川菜，否则迟早能吃到我亲自烧的菜。”

苏以真没吭声，半晌，没头没脑地说了句：“这个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我吃你们

店的菜？”话一出口，便恨不得打自己个嘴巴。白痴一样的问题。

“你不晓得吗——不晓得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他朝她看。

她心里一跳，脸上若无其事的：“不晓得啊，为什么？”

“真的不晓得？”

“不晓得。”

他停下来，对着她，隔了几秒钟，很认真地道：“因为有回扣——拉一笔生意，就是一笔回扣。”

苏以真一怔，随即笑了笑。笑容有些僵，肌肉被什么牵制住，非常不自然了。忙转过身，心里暗自舒了一口气。只是却不觉得轻松，那口气像个饭团，竟噎在喉咙里了。她干咳了两声，又用手捋了捋头发。

“哦。”她暗骂自己多心。不是这个原因，还会是什么原因呢。

她正要走，忽的一只手从后面拽住了她的胳膊。她听到他带着笑意的声音：

“装憨啊，老阿姐？”

她还不及反应，他已一把抱住了她。

她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洗衣粉的清香，一时有些转不过神来，都有些迷糊了。那一瞬，她脑子里忽地闪过一个想法——倘若当初也对杜原稍有些暗示，不晓得情况会怎样？整整七年不假辞色，保密功夫做得比安全局还要周到。现在只是短短几天工夫，便隐隐约约对一个陌生男人表露了好感——这么急转直下的，是不是叫矫枉过正呢？

她缓缓地，搭住他的腰。犹犹豫豫地，手指弹钢琴似的，搭上了又放开。不着力地。路灯下，她看见两人拥抱的影子——他把头埋在她的肩上，像孩子倚着妈妈——她竟有些想笑了。

二

黄梅季过后，雨依然淅淅沥沥下了一阵。天空像匠人笔下的水墨画，总是

青灰一片。

外婆的关节炎又犯了，苏以真陪她看医生，配了些膏药，又找了家专门店拔火罐。湿气太重，拔出来的罐上都有水印了。苏以真给外婆买了台抽湿机，放在房间里，只小半天，便能倒出一脚盆的水来。外婆说现在节气都乱了，农历五月底了，早晚还阴冷得很。没病也弄出病了。

苏以真把母亲寄来的照片带给外婆——在自家的饭店前，倚着父亲，夫妻俩笑得很甜的样子。外婆仔细端详了一阵，说你妈越来越瘦了，你爸倒是又胖了不少，肉全长到你爸身上去了。苏以真说，我妈是怎么吃都不胖，不像我爸，再辛苦照样长肉。

外婆摇头，“那种穷山恶水——”

苏以真笑笑，晓得外婆又要唠叨了。照片每隔两月便会按时寄来，胖了瘦了，丑了美了，黑了白了，一目了然。为的是让外婆放心。当年母亲那决然一走，伤了外婆的心。照外婆的想法，自家的女儿，如花似玉的一个丫头，就算是市长都未必舍得嫁。真正是宝贝疼惜到了极点。偏偏就被父亲那样一个傻小子给勾了魂去。怎么劝都不听。最后更是干脆，双双一走了之，去了卡塔尔那种听都没听过的地方。“做野人去了——”外婆真正痛煞。

“卡塔尔不是穷山恶水，是富得流油，不用干活都能过好日子。”苏以真这么安慰外婆。心里晓得，只有土生土长的卡塔尔人才有这种优待，外国人根本没这么幸运——总算苏以真的父亲，一个苏北乡下的愣头小子，靠着一股韧劲，硬是在异国他乡扎下根来。越做越好，越做越大。这些外婆不是不晓得，可嘴上终是不肯服软，不肯承认女儿嫁得不差，成日里纠缠着父亲那一口苏北腔，“再怎么样，也是个苏北人，这块那块的，跟王子拍照又怎么了，能多长块肉么？”——外婆是说前几个月，父亲与卡塔尔王子的合照。王子包着头巾，满脸络腮胡子，眉眼很英武，搭着父亲的肩。据说签名照都挂在饭店墙上了。真正是金字招牌。卡塔尔境内的中国饭店本来就少，有王子亲临的中国饭店就更少了。

这下想不好都难了。

苏以真出生不到半年便被送回上海。卡塔尔气候太热，又干燥，苏以真一落地便水土不服，七灾八难的。可一回到上海便好了，也实在是蹊跷。此后就再没有去过卡塔尔。她是外婆带大的。女儿的骨肉，外婆打心底里疼爱。可想起女婿，又气不打一处来。好的东西都是女儿的，“看你的五官，跟你妈一模一样，秀气啊——”不好的地方，全赖上女婿，“一个女孩子，长那么高干什么，‘好女不满百’，晓得吗？看你那大块头——”其实苏以真并不胖，顶多称得上有些珠圆玉润，可外婆不喜欢。外婆评价人的标准完全是按着自家女儿来的，女婿是反面典型，哪怕沾着边也不行。

苏以真父母几次要把女儿接回去，外婆舍不得，苏以真也不愿意。从小到大，苏以真与亲生父母见面的次数，十个手指头都数得过来。她爸爸恨恨地对妻子说，“我拐了你妈的女儿，你妈便也拐了我的女儿——这叫现世报。”

外婆住在卢湾区的一条老式弄堂里。地段好是好，房子却也旧得厉害。苏以真大学毕业后，便搬到父母给她买的公寓里。她让外婆也住过来。外婆不肯，说老房子有感情了，新公房住不惯。苏以真便每个礼拜去看她一回。外婆身体还行，只是比前两年更唠叨了些。

“有男朋友了吗？”每次过去，外婆都要问她。

苏以真说没有。外婆便叹口气，“你妈妈是二十出头便草草嫁了人，你却是到了二十七岁还没人要。都伤脑筋啊——”苏以真安慰外婆，“各人有各人的福气，早早晚晚的事。”

苏以真过生日那天，刘言送了她一根项链当礼物。次日上班，几个同事见了都说款式不错，“你皮肤白，戴这种彩金的最好看了。”刘言刚好过来送餐，听了偷偷朝苏以真做个鬼脸，嘴上说，“老阿姐，男朋友送的啊？”

苏以真笑笑，没睬他。

下班后，两人去看电影。经过路口时，见好多人围着什么东西，吵吵闹闹的。

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个老太太被车撞了，捂着腿在地上不住地呻吟。肇事的汽车早没了踪影。旁边没一个帮忙的。刘言二话不说，上前把老太太抱起来，叫了出租车去医院。诊断下来是大腿骨折。刘言垫了医药费，又联系了他的亲属。一切停当后，才想起看电影的事，抱歉道：“这下只好看晚场电影了——”

“电影不急着看，”苏以真开玩笑，“先给我签个名。雷锋同志。”

“那是因为在旁边，”刘言老老实实地道，“否则肯定一溜烟跑了。”

“雷锋同志太谦虚。”

“不是谦虚，是说实话。刚才在车上，我其实挺慌，想万一被老太的家属揪住，硬说我是肇事者，那就讲不清了。”

“不怕，我替你作证。”

“亲属作证没用。”他握住她的手放在胸前，朝她笑。

两人去“避风塘”吃饭。埋单时，苏以真付的钱，“见义勇为的奖励——”刘言叹道，你不早说，否则就去外滩三号了。心里晓得苏以真是找个机会埋单。两人交往以来，都是他埋单。她并不与他争。只是每次都建议去小馆子，人均二三十元的那种。他觉得挺不好意思。苏以真的家境，她只字不提，他或多或少打听到一些。其实就算不打听，也能猜到。醉酒的那晚，他送她回去时已晓得了。那样的地段，那样的楼盘，连门卫都穿西装戴白手套，进出门还要鞠躬。

一次，刘言问她，她父母在卡塔尔干什么。苏以真随意地答了句“开饭馆”。他说，原来是同行啊。她笑笑。他以为她也会问他家里的情况。他都预备好回答了——父母是青浦镇上的工人，过两年便要退休了。还有一个姐姐，已经嫁人生子——可她没问，一个字也不提。他猜她应该了解的。他说话带着浓重的青浦口音，聊天时总是尽量避免那些语气助词“啊哩”、“呢呀”。努力让上海话更纯正些。可越是这样，越是别扭。怪怪的。他晓得她能听出来。

上周，她父亲从卡塔尔快递了生日礼物给她——竟是一把车钥匙。她兴冲冲邀他一块儿去拿车。一辆红色的迷你酷派。他都看呆了。头皮一阵阵地发麻，